

张光宇绘歌 民间情歌



山东画报出版社

张光宇绘 民间情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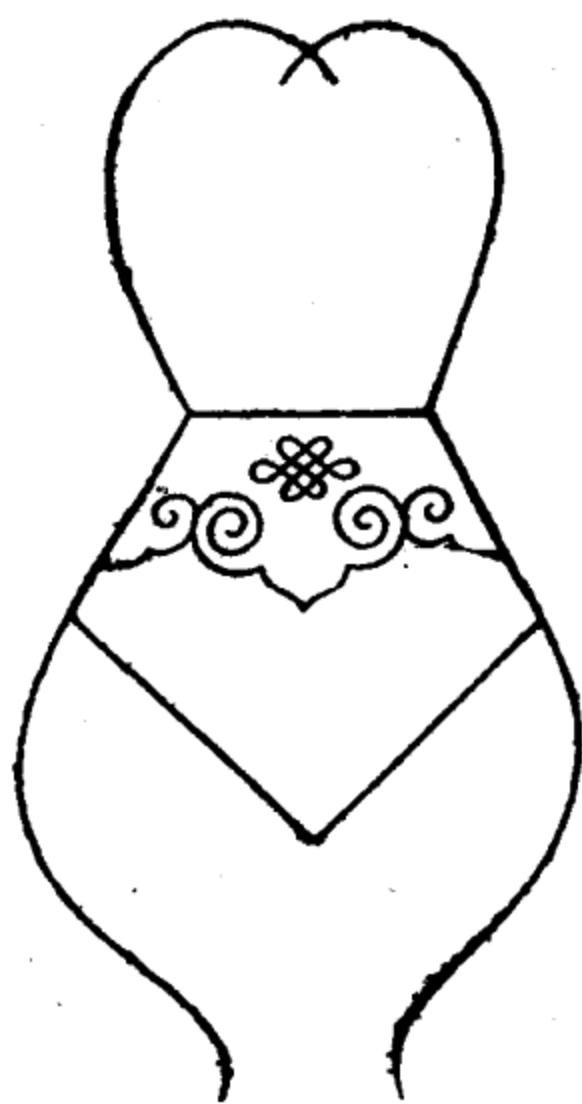
山東畫報出版社

自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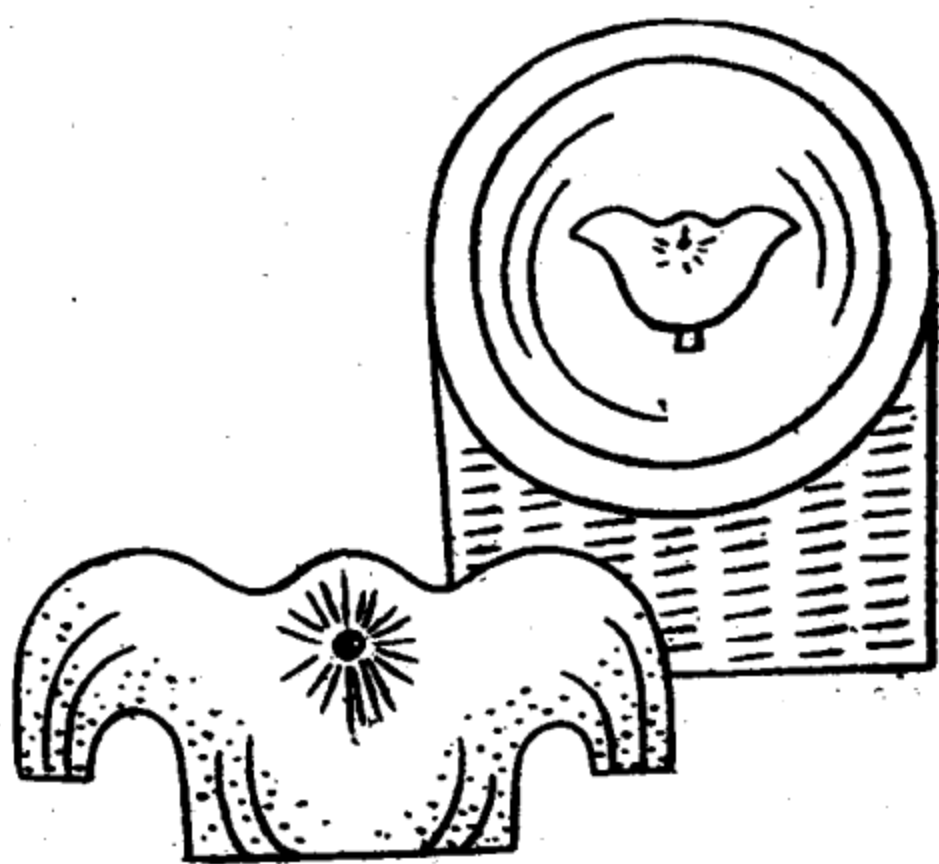
几年来从生活的挣扎下抽得了一些余闲，因为我的个性多少有点古怪，也就没有其他的嗜好；除了一些涂抹之外，还喜欢收藏一点“民间艺术”的书本和几件泥塑木雕的破东西。从别人的眼光看来，藏一点民间艺术算得了什么，多么的寒酸相，也配得上说“收藏”吗？在我却津津有味，认为是一种极好的寄托。我从这里面看出艺术的至性在真，装饰得无可再装饰便是拙，民间艺术具有这两个特点，已经不是士大夫艺术的一种装腔作势所可比拟的，至于涂脂抹粉者的流品，那更不必论列了。

由于爱好民间艺术，我对民间文学也发生了兴趣，尤其是“情歌”。关于情歌本身的研究，已有不少专家判断过了，它的好处，就是能写出真情实意，比诗词来得健美活泼，比新体诗更来得勇敢快捷，便是冯梦龙所说的“但有假诗文，却无假山歌”是也。起初我偶然看几首，觉得歌中的描写倒有画意，后来再看看，我心中的画格外地涌得多了，当然我不是像

结识私情恩对恩，
做个兜肚送郎君；
上头两条勾郎颈，
下头两条抱郎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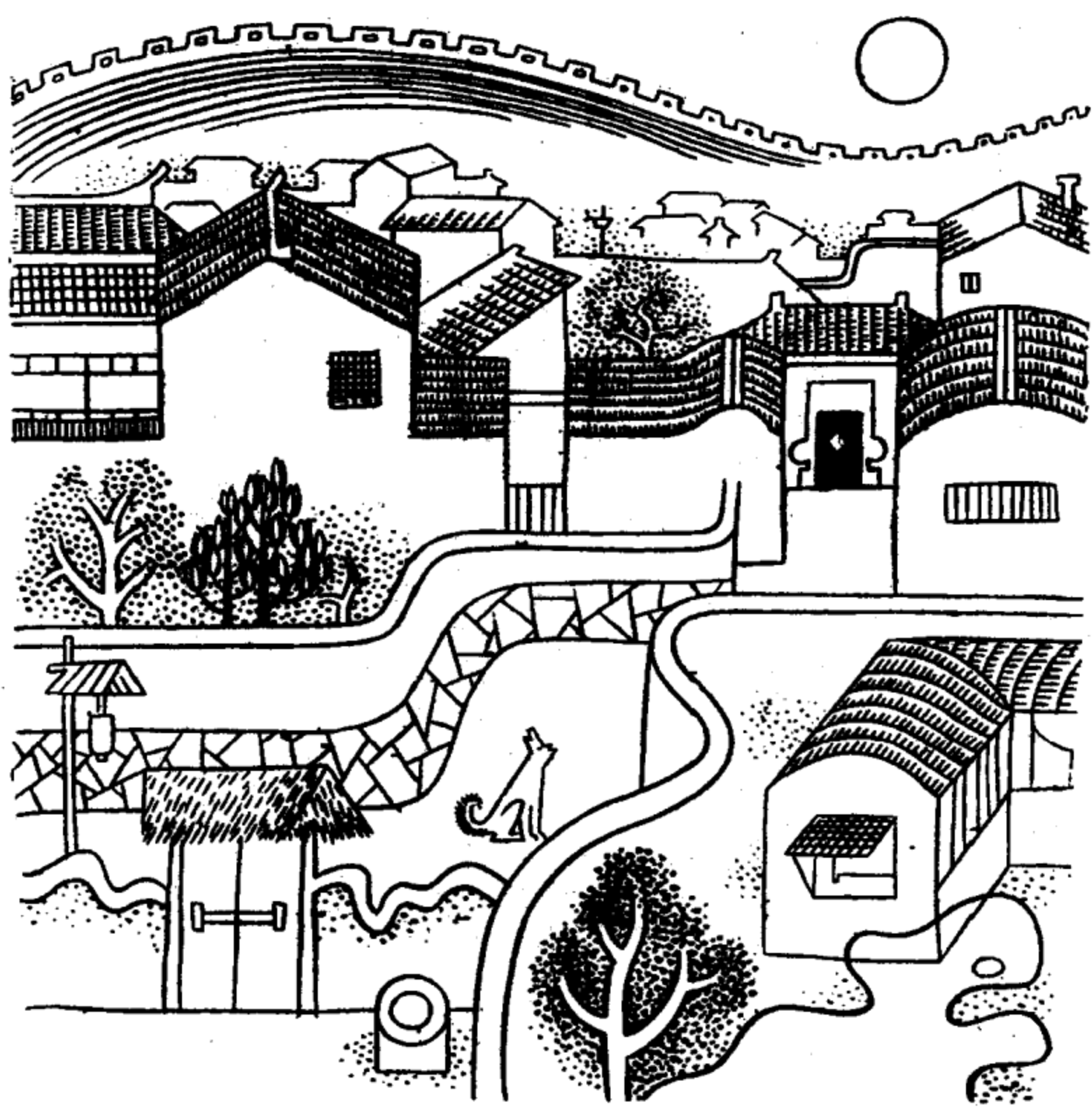
娘女两个结识一个郎，
今朝郎来啥人当？
清水里红菱嫩格甜，
弯角乌菱老格香。



荷花池里两鸳鸯，
两个身材一样生；
郎吃红菱姐吃藕，
一边松爽一边凉。



月子弯弯照九州，几家欢乐几家愁？
几家夫妻共衾眠？几个飘落在外头？



约郎约到月上时，等郎等到月坐西；不知
奴处山低月出早？还是郎处山高月上迟？



赤日炎炎似火烧，
田中禾稻半枯焦；
农夫心内如汤煮，
公子王孙把扇摇。



人在外面心在家，
抛弃房中一枝花；
年青子弟江湖老，
不知何日得归家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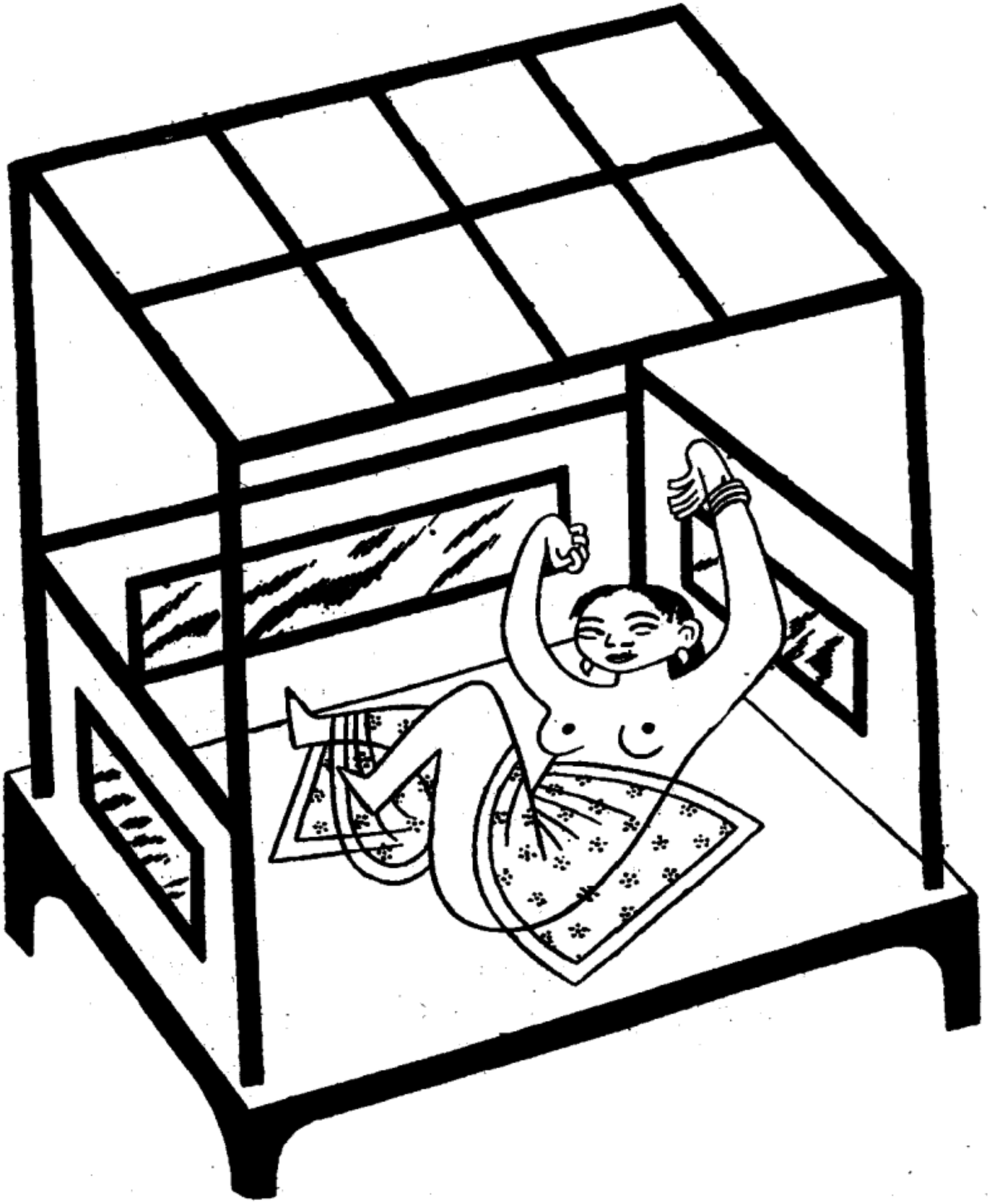


我愿变个压发针，我愿变对银耳环；
插上情妹丫髻心，戴上情妹耳朵根。
朝朝夜夜陪陪你，我说话来你听见；
岁岁年年两不分，你说话来我先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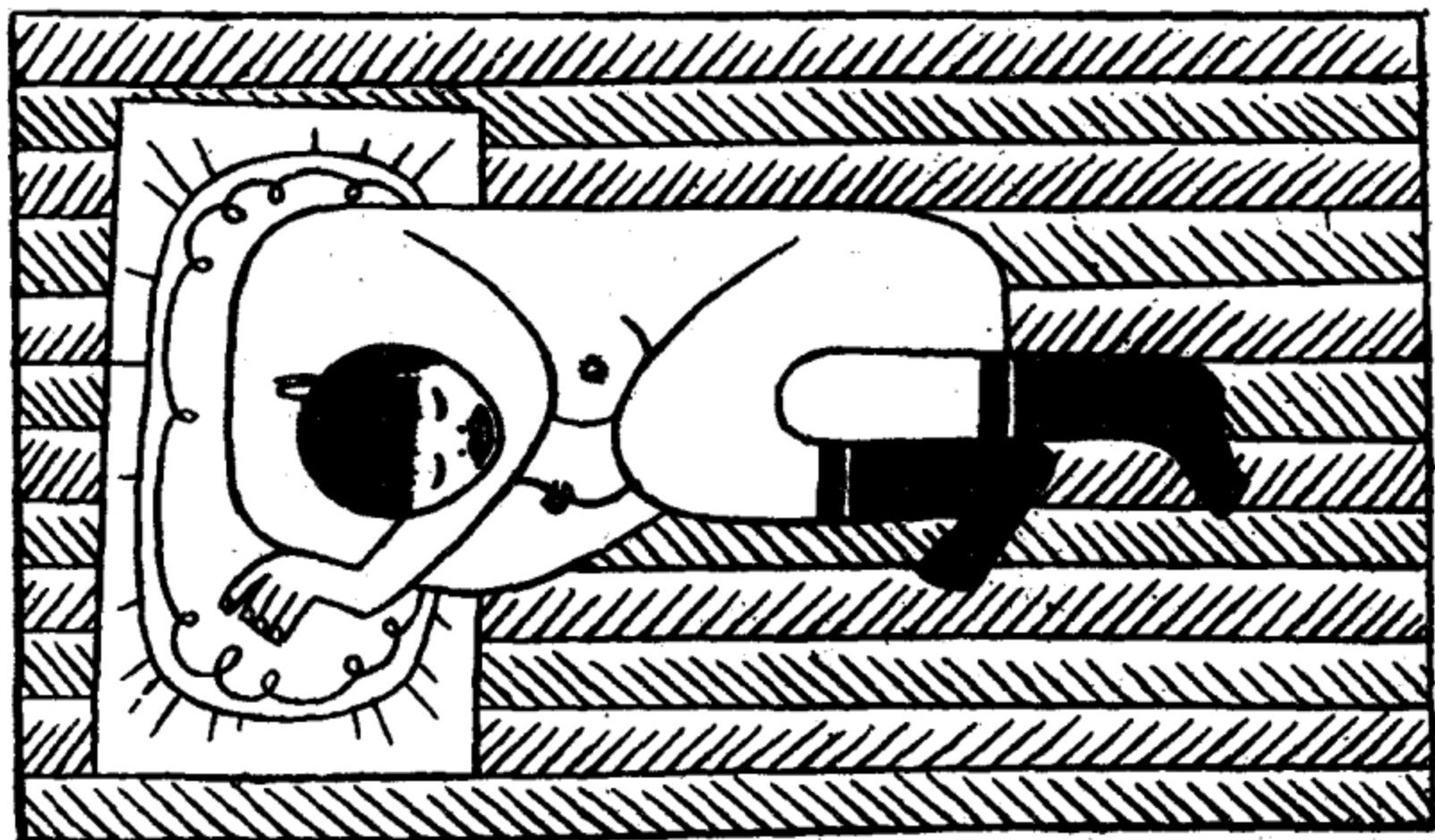


三更三点月照楼，
手掀蚊帐挂金钩；
情哥问妹哪头睡，
两手弯弯做枕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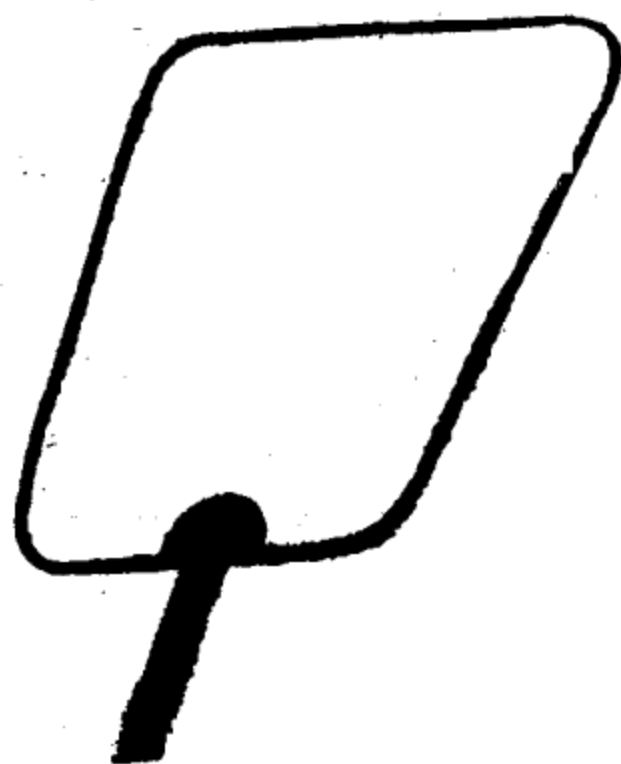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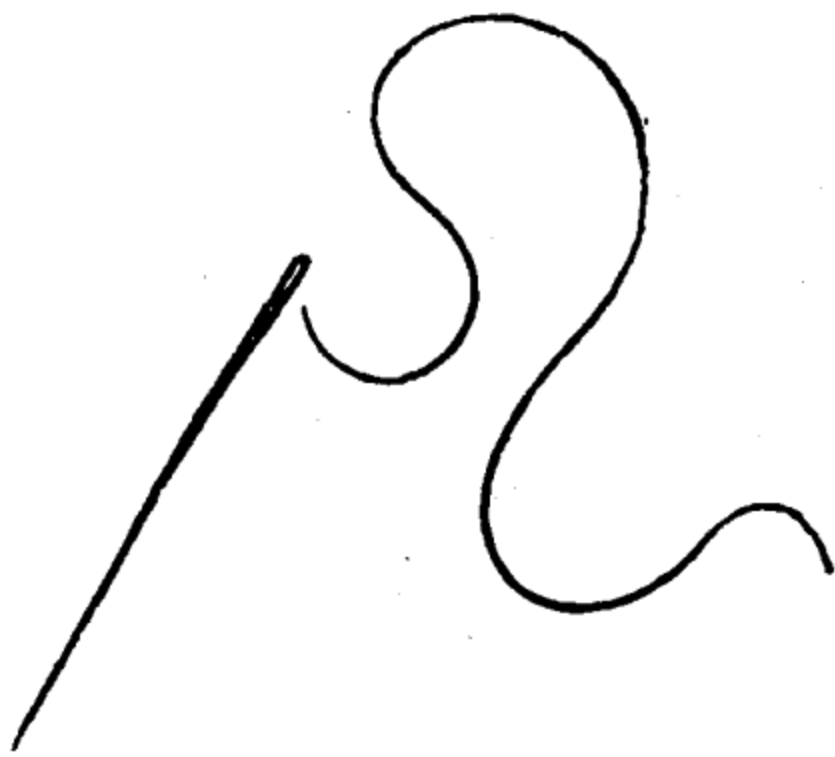
太阳出来高又高， 孤单阿姐缩脚眠，
姐在牙床伸懒腰， 膝馒头缩到奶旁边；
伸过懒腰面朝里， 后来若到夫家去，
一双小脚把被抓， 勿忘今朝苦在前。



一把扇子两面红，
相送姐姐扇蚊虫；
姐姐莫嫌人事少，
全付相思在扇中。



本来针线总牵连，
如何今日两无缘；
妹是针儿哥是线，
针儿须待线来穿。



手剥莲蓬心恨郎，
恨郎一去勿还乡；
莲蓬剥过余空壳，
才郎去后剩空房。

